



翩翩起舞
◎陈顺源

南通狼五山仙界寻微

◎陈俊

南通狼山素以八小佛山之首闻于世。千百年间，梵音回荡，香烟袅袅，善男信女接踵而至，顶礼膜拜。然世人多不知，在此地佛光普照之前，实乃道家清修之圣境。想昔年求道者或采药于幽谷，或炼丹于岩穴，追慕天人合一之境。此中玄妙，虽时移世易，犹令人神往不已！

陶弘景《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》第五阶右列载有一神仙“虞公生”，旁注其居“海中狼山”。而陶氏《真诰·稽神枢》所记尤详：“海中有狼五山，中有学道者虞翁生，会稽人也。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，以吴时来隐此山，兼行云气回形之道，精思积久，身形更少如童子。今年七月二十三日，东太帝遣迎，即日乘云升天。今在阳谷山中。”陶氏复注云：“狼五山在海中，对句章岸，今直呼为狼山。”

考“虞公生”与“虞翁生”，名虽小异，然籍贯、道迹皆同，当为一人无疑。其于三国吴时渡海栖隐狼五山，餐霞服气，炼形养神，终得羽化登仙之果。

“对句章岸”中，“句章”乃吴越之地之代称，指狼五山（狼山、剑山、军山、马鞍山、黄泥山）南方之陆岸。然文中“今年七月二十三日”之“今年”，实令人费解。陶弘景编《真诰》约在梁武帝天监年间（503—519），文中言虞翁生“以吴时来隐此山”，其活动当在三国东吴时期。若将“今年”解为陶弘景编书之时，则距东吴已二三百载，显然不合常理。

或许，作者引述它籍时过于“尊重”原文之表达，未加变更。亦有另一说，道教仙传常以“今”字营造在场之感，实为一种文学笔法，并非确指当时。倘若如此，文中“今在阳谷山中”之句亦可得解。

陶弘景（456—536），南朝丹阳秣陵（今江苏南京）人，早年仕于齐，后隐居句曲山（茅山），自号“华阳

意象。

“海中有狼五山”，六字虽简，却道尽时人对仙乡之遐想。

彼时胡豆洲尚未淤积成陆，狼五山孤峙海陵东南数百里海中，四顾洪波，烟涛渺茫。然而，正因其远离尘嚣，此般虚无缥缈、孤寂神秘之境，恰合道教追求自然、超脱尘俗之念。其时，茫茫苍溟之中漂浮不定、云雾缭绕之狼山，大概被视若“三神山”一般存在，愈显其神异。

海中“三神山”既遥不可及，那便现实一点，渡海可达之狼五山，便成世人既可心动、亦可行动之求道炼丹理想之地。想必其时羽客方士纷至沓来，或结庐炼丹，或采药修身，俨然成海外洞天。可惜江海沧桑，文献散佚，今人已难确考当年细节。其中胜况只能留在人们想象之中。

自唐高宗龙朔初年（661）僧伽大师杖锡东来，至唐总章二年（669）肇建广教寺，佛教便在此兴盛，狼山成大势至菩萨道场。自此，五山佛光普照，香火绵延，信众辐辏，遍及江淮。

狼山留存道教遗迹不多，而现存燕真人洞及炼丹台犹可佐证此地确曾为方外之士乐居。燕真人洞位于军山南麓山脚处，岩洞宽三四丈，浅而低，躬身可入。洞内壁间有行书题刻“燕真人洞”字迹。据载，宋代燕真人左比于此隐居修行。炼丹台处真人洞附近，有一巨石如印，石色如铁，两丈多高。下与山根不连，似飞来之石。一山之中，释道并存，一显一隐，各彰其妙。

狼五山中最高者不过百余米，恰应刘禹锡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之语。陶弘景《真诰》载虞翁生事，生平籍贯、时间地点、行迹始末备录尽详。今人观之，或许只当其神话传说来读。然而，时人向道之心，与今人“对美好生活之向往”，虽悬隔千载，却亘古未变！



永不再养

◎顾新元

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，欢迎来稿：
wyhappy781@163.com

犬的出现，如天仙下凡，引得情窦初绽又不谙世事的小元挣脱绳索，冲将过去，奋身相救。电光石火间，三只公犬斜刺里如恶风卷地，利齿森森如刀，小元顷刻间皮开肉绽，血染青草。老夫肝胆欲裂，拼死救下，黄包车一路风驰电掣疾奔医馆，缝合十余处，针脚如蜈蚣匍匐。半月后，皮肉之创虽愈，可那初萌情愫却遭霜杀：此后无论何等绝色娇美母犬近前，它皆瑟缩畏避，如遇鬼魅。稚嫩心灵竟如琉璃般易碎，犬界江湖之险恶，亦如人世般深不可测。

小元既去，故旧或劝以新犬代偿旧痛，老夫却心如磐石，决然立誓：此生永不再养！

其一，犬之灵慧忠诚，实为披毛之稚子。朝夕相对，便成家中心头之肉。情浓如蜜，眷恋日深之际，它却如断崖崩颓，猝然老去，生命戛然而止——此痛锥心，何忍再尝？

其二，万物有灵，历此十六载生死契阔，方知敬畏二字重逾千钧。莽莽尘寰，人固为灵长，然如小元这般生灵，亦有思绪翻涌、情意缠绵，悲喜分明。它既去，老夫唯愿将此敬畏深埋心底，不忍再以另一双精灵的澄澈眼眸点燃自己残年的烛火。

其三，与小元厮守愈久，愈觉尘寰诸多面孔，反不若犬类纯粹。小元直至弥留目光仍似秋水无尘，不染半分世故功利，绝无算计倾轧之念。相较之下，人海沉浮，笑靥如花下的暗刺，温言软语中的推搡，常令人心腑生寒。可叹身为红尘羁客，纵然心向那份至纯至净，又如何能真正斩断这万丈尘缘？沉湎犬之纯真而厌弃人世终是虚妄逃避。人既生于斯世，便当直面其中光风霁月与沟壑荆棘，在清醒中跋涉前行。

小元那清澈见底的目光是一面明镜，既映照出精灵的无瑕纯粹，也烛照了人世的荒芜苍凉。这十六载相伴，是生命赠我的一场深情启蒙，亦是一道不忍再揭的心头创痕。与其再历死别之痛，不如就此将那份蚀骨眷恋封存于记忆深处——永不再养，非薄情寡义，实乃痛彻心扉之后对生灵至高的敬畏与无言的深盟。